

天籁纸鸢
作品

限量海报
附赠
随书
Tian Lai Zhi Yuan
Works

奈何

Naihe

天
籁
纸
鸢

我就在原地，等你回头，爱上我。
犹记白萍荷，君面桃花色。
美人望不见，逢面徒奈何。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奈何

Liuraili shiguan
works

天籁纸鸢
作品

奈何

奈何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奈何 / 天籁纸鸢著. -- 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
2012.12
ISBN 978-7-5113-2982-0

I. ①奈… II. ①天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59671号

4203/0

奈何

著 者: 天籁纸鸢

出 版 人: 方 鸣

责任编辑: 星 夜

装帧设计: 红果书装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×980mm 1/16 印张: 17.5 字数: 180千字

版 次: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2982-0

定 价: 29.8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行部: (010) 82069015 82069000

网 址: www.ovesschin.com

E-mail: ovea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自序

这一本小说最初构思于2010年。

那时我还在伦敦，刚开始计划写《最后的女神》，处于西方神话小说创作热恋期。可是一次经过伦敦中国城的书店，当我看见老板把我的书摆在展示橱窗里，忍不住进去买了一堆以前觉得很贵的进口中文书。在那个被英语包围的环境里，我居然开始怀念起以前在国内读过的诸多中国古典文学。最开始是《山海经》《史记》，然后重温了《红楼梦》，接着把以前没敢读完的《聊斋志异》看了下去，对神神怪怪的东西产生了很大兴趣。然后，衍生到了日本神怪的文献，从平安时代的百鬼夜行，联想到动画片《千与千寻》中白日平静夜晚盛大的妖怪夜宴，甚至联想到了Michael Jackson那举世闻名的专辑《Thriller》的MV。一直以来，众多鬼怪像是展开聚会一样大量出现，占领凡人的领土，似乎会唤醒人们心中恐惧与期待的场面。所以，这个画面变成了我最想描写的场景之一，也变成了《奈何》最初灵感的来源。只是鬼怪这类题材我从来没有挑战过，所以就暂时搁置了。

后来有一天，我打出租车回家，路上和英国司机老先生聊了起来。当他得知我住在贝克街后，居然很认真地跟我说起他开车的经历：有一次，他深夜在贝克街开车，在那附近看见了一个穿着古代衣服的女人，当时他猛地刹车，停下来时那女人却不见了。我问他那女人穿了什么年代的衣服，他说大约是维多利亚时代，让我晚上一个人在家附近走的时候要小心。我打哈哈说自己是个外国人，她不会找我麻烦的。但回家上楼梯的时候还是有被吓到。然后，我一直在思索，为什么不论东方还是西方，最恐怖的鬼老是女人？难道是因为女人的阴气重，更容易做出在背后偷偷袭击人的行为吗？

说到女鬼，我就想到当时不久前才看过的故事，是日本籍英国作家小泉



八云的《黑发》：一个叫十郎的男人因无法忍受贫困抛弃了妻子，娶了一个有钱人家的千金，升官发财，但婚后数年他发现自己爱的还是结发妻子，所以又回到了旧居中。家里一片狼藉，妻子却美貌依旧等待着他，并且完全没有怪罪于他，对他十分热情。可直到第二天起来，他才发现身边躺着的是长着黑发的枯骨——这个女鬼，在中国其实就是耳熟能详的画皮鬼。只不过画皮脱了皮往往是厉鬼的样子，这个女鬼脱了皮是一架骷髅。小的时候我曾被画皮的故事吓得不敢，所以对这个故事也印象深刻。我想，既然所有鬼故事里，厉鬼总是女人，那我不如写一部有许多男鬼的小说吧，这样也比较有新意。

于是，《奈何》中我最爱的红衣画皮公子原型就这么诞生了。

只不过在那个时候，我还在写《最后的女神》的稿，而且那时距2008年写的古风小说《月上重火》也有很长时间，再重新提笔写古风，如果不作足准备，肯定会写得四不像。而且，我发现每次想要动笔写东方神话的时候，总是会卡在世界观的设定上。那时很质疑自己的想象力，觉得一构思中国背景的幻想小说，都很难跳出一个固有的框架，例如能写在西方神话里的语言、种族、文化、建筑冲突，到了东方题材，都显得狭隘很多，如果想要保持中国风的原汁原味，就完全不能像西方神话那样天马行空。

后来经和朋友讨论，终于发现那是因为在世界的东方，中国的地理文化占据了极大的比例。亚洲文化几乎都发源于中国，我们生活的世界也被中文和中华文化所主导，我们都生着黑眼黑发。因此，韩国漫画家李元馥对中国的单字概括，就是一个“一”——无论如何，我们都保持着统一与完整的文明。而在西方，文化主要起源于罗马始祖、日耳曼精神和基督教文明，随着



历史的演变，它们又因国家众多而被分裂成无数细小的文化。即便现在欧洲成立了欧盟，通用语言是英语，他们各自多种多样的文化与自身的语言也依然扎了深根。也就是说，中国神话和西方神话存在的最大差别是：中国的神话是纵向的，亮点在于悠长的历史、复杂的人性、有内涵的对白和磅礴的时间感；西方的神话是横向的，亮点在于丰富的世界观、多种族文化语言与宗教的冲突。

至此，我终于为自己解惑了，中国神话的首要重点在于意境，而非世界观。当然，如果能把二者结合好，把西方的多元化写到阴曹地府中，让鬼的种类、六道轮回也变得多姿多彩，再认真写好古风意境，那岂不非常完美？那时已是2011年4月12日，我从伦敦跑到了柏林，把那一堆中文古籍一并带过去仔细看过，终于下笔写了《奈何》的初稿。然后，我发现自己为自己挖了个滔天大坑来跳——所谓意境，就是要通过文字烘托来写好文章。所谓文字烘托与雕琢，是需要用时间打磨的。于是，《奈何》成文过程中的种种折磨，一直到回国后的今天，才总算停止。中间夹着读者的狂催、杂志编辑的皮鞭、出版编辑的抽打，这些都没能让我提速起来。从开始构思到完稿，这单本书居然花了快两年时间，已经是我连续写的小说里记录中最慢的一本了。

不过，在写好全文的那一刻，我只觉得，很值。

天籁纸鸢于

2012年9月18日



奈何



第一章	夫君 / 001
第二章	判官 / 007
第三章	还魂 / 023
第四章	美人 / 041
第五章	画皮 / 061
第六章	鬼嫁 / 081
第七章	青丝 / 097
第八章	狐媚 / 123
第九章	花宴 / 141
第十章	连枝 / 161



目 录

第十一章	诗笺 / 181
第十二章	碧烟 / 201
第十三章	过桥 / 219
第十四章	三生 / 235
第十五章	眷侣 / 253
第十六章	奈何 / 271

第一章

夫君

鄙人东方媚，大半辈子丞相千金，小半辈子青楼头牌，加起来二十余载，整个辈子终于在夜黑风高行船夜画了个鸭蛋。

死后我一直想，好歹也是“京城第一媚”，却死在荒郊河面，成了孤魂野鬼，着实不够体面。

前些日子，我认识了朝廷右都御史大人的小公子，此后干柴撞了烈火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无奈他老娘真真是个水晶心肝玻璃人，听说儿子瞧上的人是我，一个月抹了三次脖子。

终于，小公子破釜沉舟，携金山银山和我私奔。我们在河岸边重逢，上了木船篷子，篙桨一推，幔子一抖，重演杜十娘之传奇，再现勾栏之佳话。他情深脉脉，我含情浓浓，正想抱着啃几下，我却很不应景地噁了屁。

其实，他父母不作美，跟我的罪行脱不开干系。

倘或在船篷子里拜天地作数，御史公子便是我第三任夫君。至于前两个，以百姓之说，都是被我克归了天。

最糟糕的是，御史公子对着我啃了半天，突然察觉啃的是具尸体，也受惊过度，含惊九泉。

于是，我嫁谁谁死，克夫命发挥到极致不说，连小命也赔了进去。

至于我是怎么死的，这问题很是巧妙。



都说妓女无情，戏子无义，我在青楼唱戏，是故无情无义。是故不守寡，也没人浸我猪笼。但人在做，鬼在看，和御史公子卿卿我我时，我透过船篷缝儿，看见一道黑影。大半夜的，瞅着也不真切，只见他在水面上一飘而过。刚睁大眼想看清楚，影子竟直朝缝儿飘过来。细缝骤然绷开，撑出一双美眸。

那双眼承载着星子光，形状极美，却是幽绿色。如此一双眼，如此白森森的皮肤，常人瞧见，多半只觉得疹得慌，我却觉得很眼熟。

还没时间多想，一张死人脸顺着细缝挤了进来。

我和那死人脸对视很久，不由感慨：姑奶奶真是棺材座子，前夫死去两年，我才开始第三春，他就迫不及待，来找我索命。

与此同时，御史公子搂着我的腰，满眼柔情，拨了拨我的下巴：“媚娘，你为何不看我？”

他的嘴凑过来，一道黑影穿透船篷，停在我身边。御史公子什么都看不到，我却被禁锢着，像是被鬼压了身：“你可有看到什么东西？”

“有，媚娘你。”

御史公子无比深情，那黑影却已垂下脑袋瓜子，对着我的鼻口，吹了一口气……

恢复意识时，我已离开船篷，漂浮在河面上。

不知是不是过了太久，河面和之前不大一样，不仅水面泛着粼粼白光，还有成百上千条透明人影，若隐若现。他们提着柳黄灯笼，在水面晃动，时而穿透经过的船只。每次穿透船只时，都有船客抱怨天气好冷风好大，又拉紧船篷，加快航行速度。

唯独我们的木船静漂在河面上，烛光幽微，浮尸般随波逐流。

这一切诡异得像三九天桃花开，我怀疑自己身在梦中。但刚一回头，就看到旁边的白衣公子。两岸翠竹如屏，花若年少，公子白衣胜雪，却随着雨滴醉了竹梢。

半晌，我终于憋出一句话：“你是人是鬼？”

他相当毁形象，瞪了我一眼：“你说呢？”

比起最后一次见面，这神形生龙活虎得多，看样子不是鬼。但我亲自帮他入殓下葬，也不该是人。

不论如何，天人两隔二载，我多少有些挂念他，眼中满是泪花：“夫君，两年来，你不曾出现在我的梦中。如今，你终于舍得来见我。”

谁知夫君不给面子，当初重病时憔悴苍白，我见犹怜的模样，早已荡然无存：“当初你说，倘若我死去，你立即吊白绫，追随我至阴曹地府，现在演的又是哪一出？”

我收回眼泪，思索了一阵子，再次热泪盈眶：“夫君不是说过，千万不能做傻事吗。”

“你是不能做傻事，但我这才死了多久，你就开始偷汉子，你让我在阴间，颜面何存！”

我忍了一下，准备用微笑迎接他，但反复回想两年前的事，还是抵不住额上青筋乱跳：“姓汤的，你够了！”

夫君怔了怔，满脸不可置信：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

“没错，我确实只守了两年寡。但是，和你成亲两炷香不到，连房都没圆，你就赶着去投胎。要不是为了咱爹那点情谊，你以为我会愿意嫁给个半死人，再背上‘东方克夫’这种名头吗！老娘已经对你仁至义尽了！”

“东方媚，你，你好样的。到现在，还不知悔改，你，你好样的。”

看他苍白的脸变得更白，还连续说了两次“你，你好样的”，我心里有些愧疚，到底他是个死人，且生前对我不薄，甚至百依百顺。正揣摩着，想要放软态度，他却扬了扬眉，温言道：“没关系，媚娘，你一向有这种小性子，也正巧是我喜欢的。你喜欢那御史公子没问题，你的阳寿都属于他。死了，就回我身边，我给机会，让你洗心自新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等我死了再说吧。”我朝他拱拱手，“夫君，我们江湖不见。”

“夫人已经驾返瑶池，何必如此客套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

夫君轻叹一声，对着船篷抬抬手。棚子被阴风掀开一个角，里面躺着一双死人，僵得像两块木桩子。

我望着自己和御史公子的尸体，目瞪口呆。

这时，有一个女鬼飘过来。她捧着自己的脑袋，双手整理上面的头发，又把脑袋装在脖子上，巧笑嫣然：“汤王爷，好久不见。难得你会到上面游逛。”

“我是来接人的。”夫君轻轻揽住我的肩，一副新婚夫妇的幸福姿态，“这就是我之前提过的东方媚，我的夫人。”

我还在盯着自己的尸体。

一个死鬼妖僧拨弄着幽紫念珠，从我们身边飘过：“轮回六道，恶有恶报，远在儿孙近在身。这妖孽天生克夫，衰气笼罩，总算遭了现世报，此番到阴间沉沦苦海，南无阿弥陀佛。”

“大师你说话注意点，小心我让阎罗老弟怨了你，让你一直人不人，妖不妖，鬼不鬼，永世不得超生。”夫君对妖僧瞪了一眼，恶霸一般，把妖僧吓得珠子都落到河里。

他转眼望着我的眼神，却比御史公子炽热百倍。

黑河阴风阵阵，两岸折竹幽人。鬼魂幽绿，飘来荡去。夫君向我伸出手，风度翩翩，眉目如画，美貌不减当年：

“夫人，没有圆房无所谓。来，我带你去阴曹地府，再圆一个。”

第一章

判官

看了看周围，除了那妖僧和断头女，原来这河面上不干净的东西还很多：有胳膊无腿的白袍幽魂，没有身子留着黑发飘摇的鬼脑袋，长了六条腿却用手在水面上爬的畸形鬼，舌头拖在膝盖上的吊死鬼……他们来回穿行，带过一阵阵飕飕的风声。这些鬼魂一旦离我远些，都会变成绿油油的颜色，再远一些，则变成深蓝色，消失在夜雾中。

一个红裙女子悬空浮过，看她长发飘飘，四肢健在，腰肢婀娜，我料想这只死相不会太吓人，于是对着她的背影唤道：“这位妹妹……”

她站住，转了一圈，但正面和背面一模一样，依然长发飘飘。

若说鬼也可以死，我大抵会又翘一次。

“怎么，怎么……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，回头看着唯一正常的夫君，“我真的死了？”

“刚死的人都这样，对同类总有些生分。我就是喜欢你这模样，所以保留你原本的神形，你瞧瞧，还满意否？”

他递来的铜镜上，有一张惊慌失措的散发蓝色的鬼脸。我摸了摸自己的脸，里面的鬼也摸了摸自己的脸。我把另一只手叠在脸上，乖乖，那鬼也把另一只手叠在脸上！



我闭着眼打掉铜镜，提起最后一口气，转过头对夫君颤声道：“我……”

夫君温言道：“又使性子。唉，媚娘，在河上死去，又保留全尸，只能让你当